尹和靖集
李忠愍公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尹和靖集

尹焞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尹和靖集

原序

二程多躬行實踐之弟子。尹肅公在伊川先生門。尤爲領袖。朱子謂其下分鈍。惟持一敬字工夫。終底於成。信哉。迹其始也。以主敬爲學。迨其後議謚曰肅。則敬之名實。不昭然於天下後世哉。易曰。敬以直內。夫子曰。修己以敬。而示顏淵以克復之目。惟視聽言動之四勿。聖賢以敬爲心法。必履薄臨深。兢兢無閒。乃可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彼夫怠則肆。肆則昧昧然而大遠於君子矣。故處焉而倫紀之多乖。居焉而民社之遺害。甚矣敬與不敬。人道得失之所由分也。公年十八。伊川先生授大學西銘。又令看敬字。其明年。不對誅元祐黨籍之策。歸而告於師。白於母。迄以善養承母歡。以學易體師訓。求在內而不求諸外。越三十餘年。而有靖康大臣之薦。公詣闕力辭。詔賜和靖處士還山。又數載而廷臣交章。召以崇政說書。強起趨朝。每赴講。先夕沐浴更衣。陳所講之書於案上。朝服再拜。齋於燕室。謂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敬。進所解論語。又上疏切諫和議。忤秦檜。雖朝廷眷遇彌優。洊加奉常少宗伯侍講。而公秉難進易退之節。終始辭榮。予告而卒。嗚呼。公眞不負所學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公生平可謂兼之。至今讀其年譜。誦其奏對。非純於主敬者而能如是乎。予服膺公之一於主敬也。爲校訂原集而重鐫之。庶幾學者有入德之津梁。從伊川而溯洙泗。藉以自勉其鈍質。而厚望於士林之共勉云爾。

康熙戊子冬吉旦儀封後學張伯行謹譔於榕城正誼堂。

宋史本傳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頤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尙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宣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帥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二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仲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時寘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仲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既

召正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浚獨相於是召安國俾以內祠兼侍讀而上章薦焞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焞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輔臣入奏上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徵聘恐教兒費力衛除大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焞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亙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讎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粟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

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覬其言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己。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尙何和之爲務。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侵尋陵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虎狼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奉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祇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疏。放歸田里。疏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焞自入經筵。卽乞休致。朝廷

以禮留之。浚鼎既去。秦檜當國。見焞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於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焞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爲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

目錄

奏劄
辭免除徽閣待制第三劄
遺表
雜文
進論語狀
論語解序
題論語解後
書易傳後序
師說序
跋西銘
告伊川先生祠文
書
遺書

答王信伯
答祁居之
答謝用休
壁帖
聖學二十一則
附錄
師說
告詞
銘記

尹和靖先生集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同校

奏劄

辭免除徽猷閣待制第三劄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迺君臣之大倫。報施之道也。臣獲侍燕閒。一歲之久。五遷[illegible]。[illegible]。則陛下所以使臣可謂盡禮矣。臣敢不盡事君之義。圖報陛下乎。臣自辭免[illegible]禮部侍郎[illegible]。[illegible]。例懇請。悃愊嬋盡。未奉俞允。臣草芥微賤。固無足道。而朝廷名器之重。豈宜輕以假人。深慮辭之不至。誠之未格。不避再三之瀆。重陳當去之義。仰干天聽。惟陛下赦其愚。使畢其說。以全事君之義。不勝幸甚。臣自造闕廷。職在勸講。而本無學術。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叨厚禮。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聖知。將復貽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臣每念誤受寵知。蔑聞補報。比嘗不量分守。甄及國事。識見迂愚。已驗於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昨拜命奉常。曾未踰月。方移病告。遽擢春官。臥疾至今。未嘗供職。以病勾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實。得以祗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授之禮經。年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伏枕

桑月實難支持。血氣既衰。所戒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仰惟陛下眷知之深。洞照情實。曲推上聖之仁。俯成匹夫之志。特賜檢會桑奏。放歸田畝。伏候敕旨。

遺表（上表爲永辭軒陛事。）

臣焞言。焞聞有生必死。乃事理之固然。（事理作物理。）原始要終。亦臣心所深諭。獨有終身之恨。曾微報國主（一作之）功。將死有陳。其言或善。臣焞申謝。伏念臣幼則孤遽。長而賤貧。道不合時。志惟師古。幸有淵源之自竊窺聖哲之心。願得志之莫期。則終身而獨善。絕清時結綬之志。有後進舞雩之游。不意垂老之年。乃遇中興之主。伸靖康招聘之意。易和靖安退之名。起從遺徽羈旅之中。寘之勸講侍從之列。來崎嶇者萬里。奉清燕者踰年。感得時之若斯。實有幡然之志。悵事君之已晚。莫勝蒭爾之軀。終臥病而乞歸。尋引年而告老。始終被遇。自謂莫倫。死生之間。夫復何憾。伏望皇帝陛下。益隆聖學。廣被名賢。惟祖宗爲陛下之規。惟方策爲陛下之鑑。洪惟我宋。度越前朝。惟子惟孫。有典有則。而況天方悔禍。民獲小康。益勤宵旰之憂。必復國家之始。永辭聖世。莫罄恩衷。臣無任瞻天仰聖結戀於邑之至。謹奉遺表以聞。臣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紹興十三年十一月日。奉議郎充徽猷閣待制致仕臣尹焞。

雜文

進論語狀

孔子以來。道學屢絕。言語文字。去本益賒。是以先聖遺書。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解說而陋。況其所論所趨。不無差謬。豈惟無益。害有甚焉。脫使窮其根本。謹其辭說。苟不踐行。等爲虛語。此先聖所以重講解愼言辭也。況如臣者。材質甚愚。脩爲無取。施之於己。未見其功。資以事君。亦將何有。其於聖賢言行。何足以窺測奧妙。發明指歸。強顏爲之。第塞詔旨。臣無任慙羞恐懼之至。

論語解序

臣自布衣。入侍經筵。被旨解論語以進。臣備職勸講。不敢以寡陋辭。竊惟是書。迺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卽其問答。如已親炙於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後之解其文義者數十百家。俾臣復措說其下。亦不過稱贊而已。恭惟陛下聖學高明。出乎天縱。如舜好問。如湯日新。舉賢而遠不仁。修己以安百姓。固已合符夫子之道。施之於事業矣。復何有待於臣之說。然而學貴於力行。不貴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贍。則非臣所知也。姑摭所聞。以稱明詔。臣謹上。

題論語解後

焞紹興七年十一月被召到闕。賜對。押赴經筵。承續講說。論語衞靈公之末一章。次日有旨。給筆札。解論語以進。念以說書爲職。不敢以固陋辭。方以病困殆。蒙賜寬假。病安日解進。明年二月。駕還錢塘。焞以病從百司先行。三月病少愈。力疾日赴經筵。是月十三日。詔促成書以進。時手顫目昏。心思荒錯。深懼稽命之久。遂勉強爲之。姑塞上命。四月二十一日進至。而學者祁寬呂稽中堅中在焉。書成。皆三子之助也。九

年春復病丐歸蒙恩授以閒祿聽其自便遂寓居平江府虎丘寺之西庵寬從余居上方暇日見此帙云當時潛錄欲終身誦之甚矣其嗜學也相從既久若是書也講亦熟矣豈不知此一時應詔而成皆前人成說雖有一二臆見坐以老病拙訥心之精微詞不能達今取觀之徒有愧汗先聖不云乎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焞於諸公亦然何用此爲寬復請藏之因識始末并戒其勿以示人幸諒區區之意冬至後一日書於三畏齋

書易傳後序

焞至閩中求易傳得上十卦於呂稽中實余門生也後至武信堉邢純多方求獲全本以所收紙借筆吏成其書爲生日之禮殆與世俗相祝者異矣敬而受之乃言曰誓畢此年當竭吾才不負吾夫子傳道之意壬子七月二十五日門人尹焞書

師說序

焞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被教諄諄垂二十年昔得朱公掞所編雜說呈先生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某心只是記得他意經兵火來蜀中得數本纔觀之其間或詳或略因所問而答之蓋學者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未能無失不敢改易焞蹤未盡識其意以所見無疑者輒成此書目爲師說覽者各自得焉不能詳告也紹興六年四月二十一日門人尹焞記

跋西銘

橫渠先生作此銘。或疑同於墨氏之兼愛。寓書以問伊川先生。答曰。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子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二本也）分殊之敝。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告伊川先生祠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九月丙寅朔二十有五日庚寅。門人和靖處士尹焞。詣伊川先生侍講祠而告曰。焞甲寅孟秋。始居涪陵。乙卯孟冬。誤辱召命。繼下除書。實嗣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勉赴行朝。有補於世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今玆啓行。惟先生有以鑒之。謹告。

書

遺書

右焞啓。其生也榮。辱在大夫之後。得正而斃。庶乎君子之歸。敢陳將死之言。以告終天之別。伏念焞曩由羈旅。經涉亂離。竊希先哲之風。不改陋巷之樂。晚而有遇。遠陪侍橐之聯。病不能朝。寢遂賜骸之請。念始終進退之禮。緊生成坏土之恩。無復更生。遂爲永訣。伏望平章僕射相公。佐佑王室。康濟斯民。力扶上聖

之君。亟致中興之業。瞻依曷既。涕泗無從。謹奉遺書布敍。伏惟鑒察不宣。

答王信伯

焞再啓。自至會稽。以退閒不修講人事。不遇便人。故久不得上問。必能深察。伻承教論語二事。今已改正。或更有未安處。有的便無惜砭諭。朋友切磨之道。廢而不講。正賴吾信伯也。萬萬留念。顒望顒望。貴眷各叶吉慶。時暑以保愛爲祝。小姪墳已受恩。今年三月得岳祠。亦薄有祿廩。僥倖僥倖。亦恐知之。焞再拜。

答祁居之

焞前年冬末相別。兩見改歲。衰老日甚。幸未昏憒。亦不敢虛度時日。十二月末到會稽。初至稍困人事。今卽遂安居。經夏別無所苦。不煩遠念。半月前有人傳言在餘杭幹事。方怪咫尺無一字見及。忽收專問。獲聞國靜。欣慰可知。示諭附來書。未嘗得一何也。今後非的便不可附書。彼此無益。故此中未嘗附書者。蓋以此也。川中諸公。未嘗通問。馮賁道四月間專遣人至。猶題黔州通判御位向在桐廬。見除梁山軍。未嘗來行朝。傳之者妄也。伯世何故尙留枝江。缺在何時。仲志在廬山。有所授未。景實來別其兄德元。往來過此。相聚甚款。不講人事。終日相從。德元在四明時。通書敦智。閒相見。此亦有一二學者相見。不保其往。恐知之。李習之復性書三篇。舊亦嘗讀。偶記韓退之與孟簡書云。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習之亦韓門生也。卻晚從釋氏。無足怪者。古人尙如此。況今日時去時來。果求何事。果見何理。而望終始不移。大難大難。居仁時得書見勉倡此道。然老拙之職似當然。其如力薄何。此道如靑天白日。誰不見之。昧

者汨以利欲。一出一入。望知其至多。見其無益也。吾子勉旃。相會未期。暑氣尙炎。萬萬倍加保重。令弟必且在左右。不敢致問。秉筆揮汗。信筆作此。言無次敍。一讀焚之可也。六月二十五日焞書啓上。

答謝用休書

焞頓首拜啓。向在行朝。遠辱惠問。尋亦拜答。以致謝懇。未審得達聽覽否。忽忽三年。不獲嗣音。想無便而然也。季夏極暑。伏惟燕居多暇。尊候萬福。焞已未仲春。得請宮祠。來居姑蘇虎丘山寺。人事廢絕。雖欲上狀。無從可致。未知高明能亮誊否。年老多病。去歲乞致仕。蒙恩允許。今春初隨壻氏邢純來寓會稽。偶虞教授仲琳時見過。志學之士也。赴仙鄉新任。遂專附手啓上問。伏幸照察。不周。焞頓首再拜。用休先輩友兄閣下。六月二十六日謹空。

焞再拜啓。焞處此之樂否。虞皆悉之。不果縷陳。向侍講退閒。甚欲得謀居仙鄉。以力薄不能遂適。去年夏。偶壻氏除此中差遣。去彼不遠。仍是一路。此心終欲一到左右。又未知何如。人事未易前期也。向同來洛中諸兄。誰且安處鄉里者。後來俊秀繼此學者爲誰。因有的便。切望示諭。在洛中時。曾有收得先生文字。或當時答學者之問者否。老兄不憚煩爲寄及。幸甚幸甚。貴祭萬福。令嗣幾人。相別久矣。南北遼遠。皆不知聞。並乞批諭。專託虞公尋訪高隱。未得詳悉。併冀照亮。

焞再拜啓。得虞教授書。知吾友作學錄。甚慰鄙懷。今虞君作教官。吾友爲錄。使鄉校知此道者衆。何難之不易也。虞君鄉論甚美。於此道信之極篤。每相見多言及此。但恨未能盡所欲言。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

氣味未可據道在吾友尤宜勉不妄不妄焞再拜上。

壁帖

聖學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焞謹書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閒燕游之樂耳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難須是眞男子方能無厚顏

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修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

先生接物辨而不閒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覩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觀此甚有省處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意未萌於心言未出諸口神莫得而窺人莫得而咎君子貴愼獨上不愧屋漏人神亦吾心口自處其後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爲者敗之不如自然（溫公輓爲贊）

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

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病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

或問一日靜坐見萬事平等無礙。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是靜中之功。蓋心虛氣平而然。須於應事時常有此氣象方好。

古人避地隱居。須愼其所處。不爲人知姓名。乃善處者也。余尙未能絕交息游。是爲深病。年將七十。學不日進。道不加修。碌碌隨衆。實爲人世間一蠹物耳。書此以自懲。九月初七日謹書。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耳目口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分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不謂命。

賈瓊問羣居之道。予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可終身而行乎。予曰。烏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眞。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茂叔窗前草不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觀天地生物氣象。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予言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視聽言動。行住坐臥。謹之愼之。日求寡過。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人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耳。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由孟子則可以觀易。

耳不妄聽。目無妄顧。口無妄言。心無妄慮。四者不妄。聖賢之具。余何人哉。敢不希慕。季春初九日焞謹書。

和靖尹公先生遺墨一卷。皆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黏之屋壁。以自警戒者。其家輯而藏之。今陽夏趙侯刻寘臨川郡齋。摹本見寄。熹竊惟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而趙侯所以摹刻之意。又非取其字畫之工。以供好事者之傳玩而已。捧讀終篇。恍然自失。因敬識其後以自詔云。淳熙丙申三月丁巳。新安朱熹敬書。

和靖先生所居之齋。多以片紙書格言至論。寘於窗壁間。今往往藏於其家。如此所刻是也。反復玩繹。遐想其感發之趣深。存體之功至。而浹洽之味爲無窮也。嗟乎。學者於此。亦可以得師矣。淳熙丙申三月壬戌。廣漢張栻謹書。

師說

時敏他日問進德之序。先生曰。進德須忠信。忠不欺。信不詐。不詐不欺。故可入德。昔夫子蓋嘗以主忠信告子張矣。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先生曰君子之爲學問欲切思欲近若汎問而遠思豈有所得哉雖子夏之言實有可取

先生每與時敏講書必具衣冠或深衣講畢則曰盡誠及物者我也誠之者其在子乎或引呂與叔中庸後曰諸君有意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自爲謏謏無益不幾於侮聖言者乎

先生曰學者切不可以富貴爲大事富貴儻來之物纔役心於此則不可爲學矣

先生曰學者不可無師友師道嚴須是友觀易兌卦全說朋友公且看樊遲問仁孔子告以愛人問知告以知人孔子竭始終言之當時樊遲無所進故又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遲復無所進及退而見子夏子夏且以舜湯之事言之然後釋然不復問朋友之得可謂多矣因言某昔從伊川問不切只是不答若要切切偲偲是朋友

先生曰孔孟門弟更無隱情有疑便問且如短喪學稼樊遲宰我豈不知是小人不仁之事蓋心有疑不得不問若不問則終於自信矣又如公孫丑問孟子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乃所願則學孔子丑豈不知亦見管晏之功大故舉而比之得孟子一言之後方知孟子之志在於道而不在於功後之人有所進益亦公孫丑之力也

先生曰某在經筵進論語解別無可取只一篇序卻是某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贍則非臣所知此是某意

先生曰德壽問某紂亦是君孟子何故謂之一夫某曰此非孟子之言上曰誰言曰此武王誓師之辭也

獨夫紂.洪惟作威.上又曰.君視臣如土芥.則臣亦便可視君如寇讎.某曰.此亦非孟子之言.上曰.誰言曰.此三代之民言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上大喜.他日謂趙丞相曰.朕嘗以此問張九成.九成曰.才不爲君.便是獨夫.若尹某可謂明矣.若九成.殊不曉他意.

時敏因侍坐.語及孟子.先生曰.近來看得如何.對曰.數日看得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先生大聲曰.如斯而已矣.既而曰.盡得此便是聖人.

時敏請論語.先生曰.須莊敬.見得如弟子之問.孔子之答.又見得弟子之言與孔子之言.亦自有輕重.因曰.昔某在伊川席下.一日問某曰.賢看論語如何.某曰.看論語句句是實.伊川曰.善自涵養.

先生曰.某一日侍坐於伊川.請曰.某看曾子三省誠而已.伊川曰.不意賢看到此緊要處.

時敏侍坐.有蚵蛅出於雛下.先生指之曰.天地之間.無物不養.此雖細微.在所不棄.因曰.某往年在伊川席下.張思叔亦在.某問先生.人不可以無一箇量.先生曰.賢要量如何大.某曰.須是如江河大.先生曰.聖人之量有甚窮盡.某曰.先生何以見其無窮盡.先生曰.於孔子見之.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若他人須著一箇小人字.賢且看聖人之量如何大.

時敏問葉公問孔子於子路.何故不對.莫是子路誚葉公有許大夫子而不知故不對歟.曰.非也.亦夫子難於形容.賢且看夫子自道.不過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而已.發憤忘食.知之事也.樂以忘憂.仁之事也.仁且智夫子聖矣乎.若常人不過誇大而已.

先生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唯其喻之是以好之

先生旣進語解一日德壽忽謂趙丞相曰朕看尹某日閒所行全是一部論語趙曰陛下可謂知人矣德壽問先生卿如何養得如此粹厚先生曰臣但一生不敢作過上笑之汪聖錫亦嘗舉此

先生爲時敏說中庸至居下位不悅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至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拱手曰孟子所得於曾子者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今孟子全取此一段載於其書但改誠之者一字爲思誠而已其本在於曾子之三省與夫一唯而已可謂學問源流遠有端緒不失其正也如此先生嘗寫橫渠數語於壁曰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益長裕而不設設謂虛設信夫銘諸牖以自訟年月日某謹書

顧時敏曰橫渠之學可謂勤矣其心不閑

時敏欲請伊川成編之語先生曰某無之今日所與賢說底話皆平日先生所以教某者公但記取若要看雜說不如看易傳易傳先生之成書雜說他人之所記因出一紙云某登先生之門後五年見劉唐詢出示朱公掞所編文字雜說欣然受之以呈先生曰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他日復請曰所留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看此書若不得某心只是記得他意豈不有差某後更不敢復讀兵火之餘偶至蜀中見人人成編蓋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細觀之則失其意者不暇一一言也某侍坐先生誨之曰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死而大義乖信然今日道學絕講親炙者無幾則迷妄失眞固亦多矣可不哀

哉。如世傳史評之類。皆非先生所著。寓九江。夏君廷列惠然見過。語及此道。輒書以諗之。紹興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門人河南尹焞書。十二年五月五日重書。以遺王時敏秀才。其本今留汪尚書家。

時敏問伊川何不解繫辭。先生曰。洛人亦問及此。伊川曰。繫辭所以明易。古謂之大傳。若又解之。是屋下架屋。某今但於易傳中一引證。庶亦盡一隅之舉。

呂紫微書問伊川退朝。納其告敕曰。臣本布衣。誤蒙聖聽。置之講列。無補於世。今既歸田里。亦願只乞布衣爲榮。今先生亦合乞布衣而歸。受四品服致仕。與伊川異何也。先生謂時敏曰。居仁責我則是。但某荷聖恩。四章不允。復賜象簡筆墨茶各一百。端硯金絲匣金鼎研酒各一。令講孟子以進。書成日。賜四品之服。當隨此上納。會稽有學者。欲將伊川語編成門類。請先生訂正。先生曰。某學術淺陋。豈能訂正先生之言。兼是他人所記。某若說是。人便信之。豈不相誤。不如只據見定識者自知其非。兼分成門類。卻是舉業。

先生爲時敏說詩序畢。因曰。六經遭秦後。可惜燒了多少好文字。且如詩序與易繫辭。皆須聖人作。非後儒可及。故讀詩不先之大序。猶入室不由戶也。讀易不終之繫辭。猶食不知其味也。時敏問大序孔子作。小序則誰爲之。先生曰。伊川云國史爲之。既採此詩。必知其人。必知其所以刺美之義也。今首句是矣。下則解師所增。如蕩言天下蕩蕩。贊言予酌。言酌先祖之道。與首句全不干事。與詩亦不倫。故知解師所增無疑。

時敏問先生。伊川五經皆有解乎。先生曰。只有易傳。他經則分與門人理會。俟他時卻欲會作一處看。不

期謫涪啓手足時。卻有中庸解取出燒了。曰易傳足矣。何以多爲。先生又曰。得他留此書在也好。燒了可惜。春秋聞分與劉質夫。詩書不知分與誰。詩序二篇。則先生自爲之。不可不知。先生曰。某向在伊川席下。有學者云。關中諸公。欲節禮記出看。伊川曰。聖人語言。與漢儒甚不同。更幾時某當爲之。惜乎伊川不及如言而死矣。

先生到國門。有詩二首。一云（首句）爲儒也道得成名。可憐白髮乖前志。嬾著青衫逐後生。一云。少蒙師教指迷津。老讀羲經味入神。無限青山隨意好。強來騎馬踏紅塵。

先生嘗與時敏言。賢欲學文。須熟看韓文公六月念六日白李生足下一書。檢之乃答李翊。中云無望其速成。無謗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先生之意在此。

先生讀論語到柴也愚參也魯叉手而起曰。某平生亦得一箇魯力。

先生曰。某向在虎丘。一日閒行思量。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兩句。大有所得。時敏問何所得。曰言之易行之難。今人要做聖賢。遮莫說不得。臨行一寸也進不成步。皆是不怍。

時敏請益。先生曰。須是問學。問學所以明理。理明則物莫能蔽。故孔子語仲由以六言六蔽。皆在於好（學）。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孟子說心非說性也。先生愛潔淨。地有汙穢必去之。嘗說某只有這些。克不去。時敏問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若非禮之視聽言動。亦須如此克耶。先生曰。是也。因言伊川亦如此。一領黃衲道服。至破亦潔淨。嘗曰。衣不欲異。欲其潔。食不欲異。欲其精。先生曰。學者須是

勇勇則必有所爲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憂之如何爲無勇也易之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不是大壯之人其果能哉

先生病革見時敏問曰近看甚書答以先生病每日只與德元同候安否亦無暇看書先生曰不可有疑便問病亦不妨疑處更與德元商量德元相隨亦久想不至錯又曰人心須常有所事孟子曰必有事焉是矣孔子曰七十而從心便繼以所欲不踰矩無下一句不幾於放心歟呂德元讀先生遺表先生曰某一部孟子便是遺表德元請先生孟子先生曰孟子也未成全書尚存第三篇乃第十四篇某章未備公等將去修之時敏與德元皆泣德元曰稽中等愚陋豈敢脩先生書朝廷幸來取當以臺進耳先生首肯之

先生曰乾坤成列而易位乎其中矣聖人便是易

馮忠恕曰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也聖人所爲吾當爲也詞章云乎哉其要有三一曰玩味諷詠言辭研索歸趣以求聖賢用心之精微二曰涵養涵泳自得蘊蓄不撓存養氣質成就充實至於剛大然後爲得也三曰踐履不徒謂其空言要須見之行事躬行之實施於日用形於動靜語默開物成務之際不離此道所謂脩學如此而已所謂讀書如此而已（記善錄事）

祁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誘公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不著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諭之適聞鐘聲某曰譬如鐘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公與張繹同時師事伊川張繹以高識公以篤行俱爲所稱

伊川問公與繹尋常見處有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爲我言之公曰某不逮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尙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待祁寬所記語錄

徐度語及蘇氏使民戰栗義問曰如何先生艴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和靖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先生曰學者須是誠須是敬敬則誠矣故易曰君子敬以直內若色厲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類也與

時敏欲學讀孟子問曰孟子不知誰解得好先生曰無出趙氏公且看趙氏注因曰某祇旨解孟子孟子逐段自說分明今更不復解但與逐段作一說提其要而已

先生曰孟子之書讀來讀去不覺快活時敏問如何先生曰公且看關一也古爲關以禦暴今爲關以爲暴爲暴大段不干事

先生曰孟子浩然之氣若非公孫丑之問終不發出來丑可謂有功矣

時敏問許大伊尹孟子只看一箇任字與之恐不足以盡伊尹先生曰不然孟子說話字字要秤停賢看他在畎畝時只知以堯舜之道自任及幡然而起則以天下自任故曰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非任而何

先生曰孟子說話字字秤停不肯妄與如曰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喜與拜固自不同況能舍己從人其氣象又大矣非孟子誰識之

先生曰孟子大段好文字時敏請益先生曰孟子只要說箇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直自離婁之明說來三代以後那有這文字

先生曰讀書要識賢者氣象樂正子便自與孟子不同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沮之樂正子未免言焉孟子便別曰吾之不遇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正與公伯寮愬子路意同

時敏問子在川上一段先儒有以死生爲言者其說如何先生曰不如此某嘗以此問伊川伊川曰此蓋形容道之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可窺而易見者莫如川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某亦引解在第九篇

先生謂時敏曰賢在此飲食恐麤糲時敏起謝曰時敏田家子本無食祿分今來分先生祿食大段僭越豈問麤糲先生笑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今士大夫好事治飲食所謂養其小體爲小人因目其左右云有新第人來見先生退先生爲時敏講論語第七篇呂憲又送改官文字邢叔端舉

家甚喜。先生曰。人心固不足。秀才望得解。得解望及第。綠衫望緋衫。緋衫望紫衫。何時是已。此所謂小人長戚戚。因曰前輩各別。歐陽公及第後。棄其所業。與伯祖師魯習古文。近來如謝顯道。楊中立。皆因及第後來隨伊川時敏歸語呂文呂曰。先生長者。說話有益。某祖父侍講在家。亦有新第人來見。是親戚。不欲言其名。久之曰。某待將三經新義編成門類。以便學者。侍講曰。公更待應舉耶。其人大慙。

先生嘗寫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兩句。帖之坐隅。顧謂時敏曰。某寫此兩句也。有來道好者也。有愛其字而乞去者。不知知某意否。時敏問先生之意如何。先生曰。某意在此兩句未能得到。賢且看從不敢上做來。做來做去。做到無擇地位。自然滿天下而無過。時敏再請益。曰。前有非先王之法服。至說言行則不言服。及終則又曰三者備矣。豈言行無盡服。則不可加益與。曰不然。天子以德言。諸侯以位言。卿大夫以服言。士以行言。庶人則以利言。此其大略。服至於卿大夫。則有降而無益。益則是王。故只說言行。他日又再書其後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可不愼乎。戒之愼之。日愼一日。造次顚沛。常在於斯。月日某謹書。

先生曰。某舊在洛赴試。試官出中於事君論。某謂朋舊若出一箇終於立身最難做。時敏問如何。先生曰。孔子卻不說終於事君。而曰終於立身。蓋立身最難。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故曰終於立身。

呂紫微書問釋氏生死輪迴之說。先生謂時敏曰。居仁泥於生死輪迴。某已作書諭之。引潮以諭輪迴。賢

他日見渠作某拜意問渠今世既做了中書舍人後世更要做宰相輪迴之說佛家之愛便宜也未幾呂再書至云既無輪迴人何苦爲善而不爲惡先生笑曰只這裏便是私心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生天地中其本甚善幾曾教爾爲惡作賤他來得太虛還之太虛我在何處

邢叔端一日歸謂先生曰府中諸公謂先生官已四品雖小衫自當用紅鞓帶先生笑曰某已致仕自是無官何用此爲皁帶不足又要紅鞓紅鞓不足又要簇金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心一而已移來移去至於熱中則無不爲矣

公言某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思叔始見穎悟疏通伊川亦便喜之自此同游處伊川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和靖嘗因侍坐稟伊川曰張某每聞先生語言下解悟某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思叔恐不及某先生以爲然思叔長於爲文又善辦事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記善錄）（徐名度字惇立尹門人）問曰某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語人曰放教虛閒自然見道

告詞

賜和靖處士告詞

敕西京布衣尹焞慶歷間有賢臣焉朕不及見也每覽國史高其節槩爾能力學操行以世其家甘貧守

約不競榮利是亦可嘉矣用錫美名式勸頹俗爾其以行義教鄉里使有矜式焉則予惟爾嘉可特授和靖處士靖康元年九月日中書舍人劉珏行

除崇政殿說書告詞

敕具靖處士尹焞先王之道其存方策非得深純篤厚之士傳其師學敷繹於前則道固隱而不彰矣朕博求碩儒發明治要聞爾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嘿以好爵列之經幃勉從弓招副朕虛佇可特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紹興五年十一月初八日中書舍人朱震行

除祕書省祕書郎告詞

敕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尹焞孔子之道軻死不傳學者不求於心而尊記問之師去古滋遠其誰使正之爾學有師承本於自得篤信力行下不惑於百世日者安車何止三反朕恨見之晚而高臥益堅是用促侍金華仍眞養才之地非特樂聞朝夕之益亦使後學知所模範焉可特授依前官除祕書省祕書郎兼崇政殿說書紹興七年閏十月八日

除祕書少監依舊兼崇政殿說書告詞

敕伊洛之間有君子焉明千載不傳之學祛諸儒久蔽之惑孟氏以來一人而已而爾親從之游得其奧旨脩身愼行垂三十年淳滿里閭晚爲朕起已試之效綽焉可觀圖書之府豪俊所聚俾爾往爲之長以稱吾尊德樂道之意爾其爲吾推明所學盡見所蘊使後進之士咸有所矜式焉則朕之得人亦見不愧

於古矣爾尙勉之可特授依前官試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紹興八年三月三日

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依舊兼崇政殿說書告詞

敕左宣教郎試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賜緋魚袋尹焞王人求多聞莫若古訓君子懿文德無如尙賢朕網羅巖穴之才位置朝廷之上學爲王者事其來久矣自得師者王孰敢廢之爾行中規矩言爲準的奮身丘壑通籍金門在漢唐時有樊英李渤之故事及祖宗世有常秩程頤之遺風勸講金華優游册府爲天下之淸選實儒生之至榮而乃力抗忱辭祈歸畎畝爾之自謀可謂至矣朕之進德當何如哉就祿眞祠升華延閣不廢講讀俾遂燕安惟寵數之便蕃使揩紳之矜式當體至意無有遐心可特授依前官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兼崇政殿說書賜如故

除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告詞

敕左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兼崇政殿說書尹焞朕守至正之論定中興之業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而爾經術行義入輔臺德凡所稱述悉由師說充養之大本之聖門奉常禮樂之司儒者之任以是命爾爲四方法使知吾好惡所在而得有所矜式焉衆志既定國勢自安爾之責也可不勉哉可特授依前官試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賜如故

謚肅公告詞

敕中書門下省尙書省送吏部狀准禮部送承送浙西提舉司和靖書院山長劉承等申侍郎和靖先生

尹公證復送考功覆證到實係侍講待制侍郎尹先生生前讀書之地端平年間提舉曹祕丞建堂養士先生少游程門能受師說晚侍經筵啓沃良多已蒙朝廷下之太常謚定證議以其主敬證之曰肅近蒙禮部吳侍郎檢索初證一宗連送吏部考功契勘復證仰見崇重先儒主盟道學之盛心先生則孔門之曾子也公初見程子令看敬字請益曰主一則是敬公即心領神會因讀易至敬以直內問程子曰不習无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程子曰然且謂不易見得如此自是涵養極精熟其後答或人之問曰收斂身心便是主一試進士策問議誅元祐黨人不復就舉抗疏排和議而不顧當路之權臣公淳茂之質篤實之行常以保守自許程子亦獨以不失其正許之要其所終眞知力行一無愧怍河南之門有光焉稱公者种師道則曰學務師古行足勵俗胡安國則曰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范沖則曰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而文公朱子推奬尤的曰尹和靖在程門只就一敬字上做工夫終做得成謹按證法因嚴教敬曰肅肅敬也涵養之到操存之熟自謂心廣體胖只有自樂則公之所謂敬始於主一而終於純一始於持之固而終於居之安非躬履而身踐之難以口耳形容也凡其一動靜語默一出處進退一背向趨舍莫非從敬中來善乎黃公榦記公之祠有曰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又曰埋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轕萬變忽陳乎前而此心自若至以程門顏氏目之進侍講則前期齋沐其敬發於事君之際高宗謂尹焞學問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領袖足以見朝廷氣象伊洛之一脈幾絕復續奉常議以肅易名用合證法因嚴教

敬之義。仍牒本家照會。景定元年三月三十日。

銘記

呂德元撰墓誌銘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丁酉。和靖先生歿於紹興。以其族孫鎮爲孫。奉先生後。丙午。葬先生於會稽縣五雲鄉石帆里。其子壻邢純謂門人呂稽中曰。惟是喪葬祠祭之事屬之我。文書論說傳於後世屬之子。尙行先生之志乎。稽中曰。然。吾方銘先生墓。吾聞之先生矣。昔者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歿。聖人之道不傳。從千餘載之後。得不傳之學者。伊川程夫子也。先生曰。吾晚得伊川之道。四方師事之。如伊川。而稽中也亦事先生二十年矣。嗟乎。孟軻氏歿而道不傳。豈無傳之者哉。傳而差也。差則不勝其蔽。雖有豪傑之士。擇焉而不精。小醇而大疵。謂之不傳可矣。而程夫子得之。程夫子之語門人。每恨其差也。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程夫子之歿久。門人高弟日徵。而說又差。先生自洛入秦。自秦入蜀。自蜀入吳楚。朝行在所。退老於越。而後學者復聞其正。而知其差。而孟氏程氏之學復明。今先生歿矣。學者其謹傳之哉。昔者荀卿事子弓。而其傳至於韓非李斯。盡壞先王之道。考之於書。蓋自荀卿而差也。而況其下者哉。先生洛人也。姓尹氏。五世而上。居太原。徙於汝。自汝徙居於洛。卒葬壽安之任范里。至先生之曾祖仲宣。娶張氏。生七子。而二子有大名。長子諱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諱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河內娶何氏。生四子。其長子諱林。官至虞部員外郎。娶劉氏。萬年縣君。劉氏卒。娶陳氏。福昌縣君。是生先生。以先生貴。贈虞

部爲朝散大夫母皆贈令人先生諱焞字彥明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爲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舉答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先生曰噫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夫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夫子曰子有母在先生歸以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爲善養不以祿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程夫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同門之士皆尊畏之程夫子曰我死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靖康元年朝廷初辨忠邪召用四方才德之士擢先生不至則以布衣召先生先生謝不才既往又謝不欲朝大臣知不能留也授以和靖處士而歸明年金人陷洛陽先生之家死於賊先生既死而復甦竄於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於京師思以繫天下之望則使其僞帥趙彬卑詞厚禮來招先生具僕帳衞從於山中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踏覆水谷中嘗是時上遣大臣宣撫處置川陝在閫中而稽中爲官屬在行先生崎嶇走山閒遂至閫中館於子弟之舍久之先生往來閫中止於涪紹興五年上召先生於涪曰昔者之召程頤蓋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遂以左宣教郎崇政殿說書召先生力辭章十數上敕有司加禮敦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而赴召蜀之學者爲先生立祠於涪七年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三十年今又三十年矣請就斥朝廷恥之於是大臣顯言先生拒劉豫之節學問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禮益至先生辭避已數十迫上命布衣至行在所而病上賜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須病愈必受命而復朝病愈先生朝又辭於上前上曰卿尙可辭耶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

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退曰。聖君也。遂就職。又除祕書郎。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三月。除祕書少監。月餘。以病求去。不許。四月。賜緋衣銀魚袋。象笏。與御前珍玩之物。先生益衰且病。益求去。改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兼崇政殿說書。九月。除大常少卿。十一月。除禮部侍郎。兼侍講。進官左通直郎。而先生病日作。不能朝。告病甚於朝廷。十二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曰。病不能朝矣。而寵祿日至。雖主上賢我。大臣安我。吾何功德以當之。上章十餘不能已。朝廷哀其病且老。九年二月。使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先生去之平江虎丘。見門弟子曰。噫。吾老矣。再應聘而得君。舉朝之士皆我與。謂可以有爲矣。而吾衰病也。不可以筋力朝。傷哉。事君之晚。十年正月。先生年七十。曰。吾無功而爲從臣。吾去而不能復辭。以期月而老矣。七十而老尚矣。遂致仕。進官左奉議郎。而從其請。十二月。先生如紹興。其子壻邢純爲浙東安撫司准備差遣。侍先生以居。蓋居紹興二年而歿。年七十有二矣。上命越制以賻之。贈官四等。先生娶張氏。追封令人。生五男三女。坤。城。堪。增。皆早喪。均仕爲將仕郎。娶趙氏。洛陽之陷。與張令人皆死。長女適進士伊川程暐。次適進士新安羅授。次適邢純者也。初先生老無子。其弟燭死於武功。有孤曰墺。及長。先生以郊恩仕之矣。其從弟烈。在長水山中。生子曰繼可。今九年而長水陷。不能以來。故立孫鎭爲均子。服三年之喪。稽中聞之。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爲也。翫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敍。於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事之正也。故先生莊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孟氏而後。莫如此學

者矣故先生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見於容貌聲音之間望之儼如也卽之則溫言則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慕之小人見之必革面後有聖人不易先生之道矣然而先生進不得施之天下退未嘗筆之於書與羣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爲講解文字弟子各記所聞見云獨嘗奉詔撰論語解今行於世先生每病同門之士昔者記伊川之言出他意謬誤失本指今傳於世者益多謬在蜀中時取諸家所記考證去取爲師說一編矣復不傳諸外曰伊川之成嘗易傳而已矣讀易傳足以知伊川之學故無書今弟子記先生之言亦各因其所得所知必稽中與二三子參撰整而行之以見先生之學於後世其銘曰道之不明學失其傳或得其一莫見其全駭外恨遺蹤高滯卑莫身其本莫質其疑流爲怪誕變爲異端滑稽支離莫卽其安惟吾先生得傳之正既誠而明窮理至命上達無餘下有根本貫之則一推之則準惟性之復畢顯於善粹然其和亦見於面丕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己言窮觀其蘊達俟其施如何昊天不相於時疇昔方強如彼否窮老而遇主乃病乃終不僭不忒則畀後覺我二三子敢墜所學學之不墜惟不僭忒百世之紹萬世之則惟億萬世道不有定我作銘詩以俟後聖

呂知存祭和靖先生文

嗚呼公之先世名聞簪纓兩河之間稱二先生公實似之克振家聲儒者之盛實惟兩程發揚古學聖道益明公早從之得於誠明名利之塗衆人所爭公獨去之曾無吝情惟家法之是守惟師言之是行故時雖遇而位未稱德祿雖厚而家無餘贏年雖高而異鄉之是寓德雖厚而繼世之莫承何天畀之者固與

衆異而公享之者迄無一成蓋所不足者特當時之厄而不可揜者乃後世之名顯斯理之昭昭亦何憾乎冥冥我昔幼年稔聞德馨晚歲之幸公堂廔登聞其諄誨如醉而醒孰謂以病遂不復與俯仰今昔涕泗交橫有肴在列有酒在觥公乎不昧俯鑒微情尚饗

晦庵跋和靖先生遺像及手書

河南尹君來自臨川出示其大父和靖先生遺像及手書歐陽文忠公所作三誌仰瞻不勝敬歎既撫其像以藏於家尹君又俾記於誌文之後熹惟尹氏世德之盛既得歐陽公之文以發揮之而和靖手書惟謹是亦足以傳世矣孤愚晚學何敢僭易輒贊一詞顧其請不已乃別書幅紙以附卷尾云淳熙壬子十月二十九日新安朱熹書

古小學學記

國制社必有學古小學遺法也有司槩爲末務率曠而弗舉閒舉焉句讀爲業則亦猶夫故耳屬者明天子一新政令特申飭府州縣各立社學以端蒙養之教繼有詔凡浮屠之居有設而濫者悉毀之歸於官惟有司之所處甚盛典也紹興郡守洪君珠得廢寺於城南因欲卽其地以改建社學謀於貳守孔君廷訓通守洪君晳節推李君逢議以克合乃上白於大巡端君廷赦報曰可乃漸次繕理前作大門扁曰古小學本其初也內設祠宇肖和靖尹先生像示表勸也祠之左扁曰禮門右曰義路祠後爲廳扁曰養正廣可容數百人左右爲廊房各數十楹以處俊秀之有業次者廳後爲堂扁曰游藝琴瑟簡編具焉經始

於往年十一月落成於是年之四月會稽尹王君文儒山陰丞應君佐既皆協力於下以訖此役復徵言爲記予惟童蒙之學士君子最初用力之地譬之道路然引之而南則越引之而北則燕易曰蒙以養正聖人功也示人以重如此故孟子命世大賢之資猶有待於三遷之教而後定矧世之後生小子乎昔三代盛時法制大備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擇民俊秀而肄習焉教之洒掃應對進退以嚴其節教之禮樂教之射御書數以養其中和以正其容體而開發其聰明與凡事親從兄尊君敬上之義亦必時舉而反覆告詔之以沃其義理之良心其亦蒙養甚至也及既長乃復進之大學擴其所未至增益其所不能使之日從事於道德馴習之以歲月之久而須其成以故教化洽而人材興焉少稍有造長曰有德家有完行國號多士亦在位者皆羔羊之大夫其起而履天下之任者皆大聖大賢爲純德君子本末該而終始具故其事業亦皆光明俊偉可以揭宇宙而照映方來夫孰得而企焉後世此學不講士大夫無修身之素少而狂悖長方自悟長或未悛老始自艾回視故步有不勝愧惡者亦或樹立在天下文采表見於一時然考之家庭鄉黨之閒則尚多貶議如寇萊公力扶社稷功非不茂也而少年或病於失檢曾子固星斗文章其述作炳炳可誦顧賓以行義則未能無歉焉者亦何以收圭璋之譽哉此君子養素之爲貴而小學之教誠不得而缺也明矣紹興爲古會稽郡以文獻甲東南登高科稱賢宰輔者相望於今昔近日童丱之俊勵以千計可謂盛矣然各教以塾師有司漠不之省也洪君甫下車卽已留意於此慮其渙無統紀也擇人以總之慮其羣爲游狎也取古小學之法立條格以示之又慮其伍於淺陋也朔望則會講

五禮。以聳環堵之觀。時復臨莅而誘奬之。翼翼濟濟。揖讓有容。沨沨乎絃誦之聲。其於文化也美矣。至是復建此學。以爲統會之地。則作之愈勤。習之愈專。郡子弟有不勃然興起者乎。自此而益有修焉。豈無三代之人材出於其閒。雖然蒙養固不可無教。然必捨其常立異論以惑童子。其弊也將率而好怪。此歐陽之有懼於石公操也。其尙愼之哉。洪君字玉方。閩莆田人。少有志操。昔予督學南閩時。得其文。復察其人甚器之。未幾果舉進士。歷郎署。爲今官。其爲政。公平廉潔。介直不阿。聲績可最。列郡是役也。舉官爲費。惟恐勞及於民。是亦惠政之一端。卽此他可類推矣。乃爲記之。嘉靖九年歲次庚寅冬十月上澣之吉。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奉敕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前兵部右侍郎。賜閒官。東泉子姚鏌撰。

李忠愍公集

李若水撰

本館據幾輔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李忠愍公集目錄

使還上殿劄子三道
駁不當爲高俅舉掛劄子
再論高俅劄子
通江陵制帥李尚書啓
謝高少卿啓
謝吏部尚書舉自代啓
謝鄧觀文舉狀啓
代人謝李憲舉狀啓
上何右丞書
上荀尹書
上吳少宰書
上李樞密書
送閻邱時舉序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巢烏說

歙硯銘

李忠愍公集

宋　曲周李若水撰

使還上殿劄子三道

臣等被命奉使山西先至皇子軍前館伴首詰三鎮及所欠金銀歸朝官歲幣四事及見皇子不言歲幣但言先將歸朝官所欠金銀來至頭段事尚待尋思頭段事大事也意謂三鎮及見國相專議三鎮無一言及歲幣歸朝官至於金銀不惟不言且深以爲諱或言或不言或同或異要之大槩不過此四者臣等熟計之如歸朝官徒費祿廩終不爲用玩而留之惟以速禍前既下詔遣還不當復吝況金人堅索此輩不若與之以中其情臣等復恐將來別生事端已先說所以損傷之因彼既信而不疑矣故云據見在底教來臣等論歸朝官者如此歲幣春既不與秋亦復然朝廷必謂既已用兵幣何可得然用兵之說歸罪將帥持禮議和遣使不絕初未嘗明與之啖也豈有不與之理臣等恐朝廷惜今歲之幣但語之以講和之後必不虧少彼意亦不深校臣等論歲幣者如此城下所許金銀臣等初不知其確數既見館伴乃知如此之多遂言當初使人不量朝廷有無信口允諾今庫藏已竭更無可措置彼亦知其無有故云若果是無時以它物準折臣等論金銀者如此三鎮祖宗之地且陵寢在其中所係甚大臣等固已恭依聖訓曲致租賦之說彼云既割三鎮則租賦自屬大金如何更將來折臣等復以息生靈繼盟好永遠無窮之

利動之而其意確然終未諧契仍云已令王汭將意旨去也不復如皇子尙有尋思之語去就決擇惟在宸斷區區所見尙恐未盡更望陛下參酌王雲劉岑所說以揆王汭之情令侍從官以上聚議早爲之圖無使長驅深入以成不支之勢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臣等竊見朝廷自來遣使未嘗不以皇子爲重國相爲輕凡百禮數亦如之臣等到彼兩處備見情狀殆與傳聞之辭有不必盡同者人但以皇子族屬最近故特重之然昨至城下暴聲遠聞於露其功有跋扈之勢國相爲堂叔又爲左副元帥位在上論其功亦相等而皇子極輕驕頗有易與之迹國相嚴整每多固拒之詞故皇子要歸朝官而國相不及皇子欲尋思三鎭而國相確然不許皇子索金銀甚切而國相反以爲諱嘗以此異同賓之於館伴則怫然曰此事一般莫自貴朝看得別否其微意似憾待之有差也又密問其給使在眞定寨中者曰此事只由皇子在太原寨中者曰皇子嘗來此間取稟雖云各護其所事已見有相軋之象前此嘗聞皇子忌國相下太原而功出己上故有欲和之意今則國相所陷城邑增多而其規模之大事體之重則又過之伏望陛下屈己爲民度時權勢均其所以待遇之禮庶使交孚不害和議大計取進止

臣等自深州入金人亂兵中轉側千餘里回至南關凡歷府者二歷軍者二歷縣者七歷鎭寨者四並無本朝人馬但見金人列營數十官舍民廬悉皆焚燬鉼罌牖戶之類無一全者惟井陘百井壽陽榆次徐溝太谷等處僅有民存然已蕃漢雜處祇應公皁皆曰力不能支脅令拜降男女老幼陵鑠日甚庶殘窮

苦狀若幽陰間人每見臣等知來議和口雖不言意實赴懟往往以手加額吁嗟哽塞至於流涕又於山上見逃避之人連緜不絕聞各收集散亡士卒立寨柵以自衛持弓刀以捍敵金人屢遣人多方招誘必被勦殺可見仗節死義力拒敵兵眞有戀君懷土之意竊惟河北河東兩路涵浸祖宗德澤垂二百年昨因蔡京用事新政流毒民不聊生繼而童貫開邊燕雲首禍搜民膏血以事虛空丁壯疲於調發產業蕩於誅求道路號呼血訴無所塗炭枝梧誰其拯之陛下嗣位之初力行仁政獨此兩路邊事不已未沐醇醲之澤今戎馬馮陵攻陷城邑百姓何知勢必脅從而在邑之民無逸巡觀望之意處山之衆有激昂死難之心可謂不負朝廷矣臣等哀斯民之無主服斯民之有義愧起顏面痛在肺肝以陛下憂民之深愛民之切而主議用事之人前後誤國陷之此地可爲流涕可爲痛哭言而及此實觸忌諱然臣等區區忠孝之心目擊其事不忍不以上聞伏望陛下深軫聖衷薄采愚說下哀痛之詔慰民於既往思勇決之計拯民於將來庶幾上答天心下厭元元之望取進止

殿不當爲高俅舉掛劄子

臣承本寺告報開府儀同三司簡國公高俅卒皇帝合掛服舉哀輪當某贊導某謹按俅以胥僮之才事上皇於潛邸夤緣遭遇超躐顯位巧佞貪恩訖無補報屬者金人渝盟逼侵近境所以不即奏功正坐軍政刓敝士不實勇俅久握兵柄實與童貫分內外之寄厥罪惟均貫已遠竄天下稱快而俅未就典刑遽以訃聞僉論謂當追褫官秩示不終赦而有司守常乃復以縟禮加之甚非所宜也夫聖人之制禮本以

飾情。今俅之死。中外交賀。人君以天下之情爲情。其不戚然決矣。無此情徒爲此儀。非聖人制禮本意也。若謂官職隆重。法應如此。自當貶黜。以爲姦諛之戒。若謂擁護上皇有勞。則蔡攸等與俅一體。何獨撓法於俅。況茲盛典。非大功德不稱。而忍以俅穢辱哉。臣備員太常。實當議禮之職。竊有管見。不敢不言。

再論高俅劄子

臣嘗具劄子論列高俅。不當屈萬乘之尊。行舉掛之禮。雖未蒙施行。然稍緩擇日之期。豈愚者一得。偶契朝廷之意見在擬議間邪。雖然。臣區區所言。不爲舉掛設。實欲大正典刑。盡褫官爵。永爲老猾巨惡之戒。蓋不褫官爵。則舉掛之禮不當削。不削舉掛之禮。則贈官之典。議謚之法。恤亡之賻。送葬之儀。皆當踵行之。某既言其端。勢有不可不盡言者。謹按俅以市井之流。嘗充胥史之役。論其人則甚賤也。恃憑矜暴斂。被杖責。考其素則甚兇也。事上皇三十年。朝夕左右。略無裨益。其事上則阿佞也。席寵鑿榮。峻躋顯官。子孫弟姪。或塵政府。或玷從班。兒童被朱紫。媵妾享封號。膳奴廄卒。名雜仕流。其蒙恩則僥冒也。竊持兵柄。歲月滋久。撫恤無恩。訓練無法。占役上軍。修築第宅。或借權貴以締私歡。軍政不飭。若頹垣然。金人所以長驅郊甸者。蓋度吾無以待之。雖三尺之童。皆知童貫高俅隳壞軍政之過也。貫已竄矣。而俅可赦乎。按情定罪。當示鞭尸之辱。而反加之茂渥。大咈輿論。或者謂俅盤兵南邁。擁護上皇有勞。此固俅之巧黠曲爲補過之計。然上皇巡幸。實俅等致之。罪擬邱山。功微毫髮。豈足相償。傳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此而赦之。恐不足以懲誤國之姦也。若竊怪朱勔、孟昌齡父子昆弟皆已斥逐。而俅之全家叨邀寵渥。不在朱孟

下。豈臺諫偶未及之邪。抑有力者爲之地邪。中外洶洶。莫知其故。臣適因贊導之職。妄伸彈駁之詞。尙慮前日所陳。簡略未盡。不足以回朝廷之聽。遂疏本末而備論之。伏望博采師言。申明邦憲。追奪品秩。聊警已沈之魄。如此則不惟寢舉掛之禮。而贈官之典。議謚之法。恤亡之賻。送葬之儀。皆可得而罷矣。臣以職事所牽。輒忘固陋。不識樵芻末議。可補廟堂之萬一乎。

通江陵制帥李尙書啓

上卿作牧。威震十連。下里承流。任叨半刺。顧碌碌貧賤而至此。有恢恢宏覆以臨之。已遂合符。敢忘奏記。恭惟某官洼驥崑鳳之瑞。隋珠和璧之珍。出有其時。生之有地。光足以連五星而合日月。志在乎馳千里而絕雲霓。端卿得之羽儀朝廷。贊皇惟此經綸天下。蓋三絕之兼有。何一第之足云。克對前芳。信非凡種。在荷臺論思之已久。宜藻旒旒眷注之彌深。入則總喉舌之司。出則壯股肱之郡。命令行乎鈇鉞之下。顏色動於旗幟之間。西清眞學士之名。上不輕予。南平都制置之號。昔所未聞。念邊圉驛騷之餘。倚元戎鎭撫之重。肆裒異數。式懋遠圖。惠愛流浹於江湖。聲名播揚於邊裔。凡從容制勝。皆詩書禮樂之功。使端委秉成。實社稷宗廟之福。某誨規無取。學製奚堪。驅牛上太行。愁絕欹危之步。騎驢到京邑。難追英俊之游。與其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之多憂。孰若遂畔而耕。遂路而行之爲勝。勉持弱植。來佐雄藩。亦欲俾庶民相安田里之間。豈特與太守平分風月而已。所幸託二天之廣。或容效一日之長。以時問大府之起居。禮其敢廢。每歲考諸州之能否。恩則有歸。

謝高少卿啓

落州縣而紆黃綬甚灰進取之心拔塵泥而覩青雲驟沐薦揚之力顧豈私於同氣殆欲振乎頹風故敍所遭非敢爲謝竊以浮雲富貴棄唾功名雖有道者可輕亦涉世之不免有無多寡自歸造物之權予奪升沈每假鉅公之手斯風未泯則暮取温造而朝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念人才之得失係國體之盛衰本朝所以廣收攬之方大臣所以愼審察之舉必觀其人之有用庶委以事而不墮況填英轂之虛宜擢士林之秀如某者才雖微而志廣識雖陋而學勤分不逮於古人覬少追乎前輩名教之中有樂地非苟知之州縣之職徒勞人聊復爾耳頃去南昌之任遂成西笑之行非無炙手可熱之門庭恥作搖尾乞憐之瑣碎丹心自許白眼誰投看杜鏡以雖頻處毛錐而未脫須借齒牙餘論以爲根柢先容獲見諸公猥收一介況京師諸夏之本游宦所榮而太學賢士之關選才尤愼濫及不腆敢謂無因此蓋伏遇某官秀氣橫霄英標冠世讀書不再已俯拾於賢科游刃有餘復屈留於卿位胸中雲夢皮裏陽秋以臧否人物爲心以推輓賢能爲職如愚等輩亦置門闌意欲同升情戀自代敢不韋弦其戒冰檗其操上不負於清時下不孤於素學爲知己而死敢持向背之心有惇史以傳誓立軒昂之節

謝吏部尚書舉自代啓

知音有素復被於薦揚代斲何堪徒增於愧惕竊以道義凋喪賢愚混并自衒自矜相忌相軋近舍皇甫遐蓋生於玩習之情親見揚子雲豈復有推褒之意自非具青白眼擅月旦評以臧否人物爲心以推輓

賢能爲職。則何以展同升之義。全類舉之能。如某者襲河山朴野之風。嗣父兄勤苦之業。氣節折摧而莫振。詞學淺陋而弗工。祇緣場屋之文。猥與門闌之客。玆乃錄其名姓。借以齒牙。傅六翮於鴻鴈。欲責九霄之舉。寬十駕於駑馬。許陪千里之行。仰屬意之甚勤。顧匪才其曷稱。雖例循故事。以爲進用之階。而公及寒蹤。實忝特達之賜。此蓋伏遇某官冰壺照物。玉尺持躬。以靜退蒙君相之知。以謙損獲士民之譽。名光萬國。靡遺寸墨之長。職總羣才。泛取一毫之善。其如不腆。乃辱相推。敢不效力步趨。益韜器業。不以今世而背古人之道。不以晚生而忘前輩之風。此志甚遷。難爲俗人言也。惟恩至大。當以國士報之。

謝鄧觀文舉狀啓

錄錄之才無取。方懼譴訶。汪汪之量有容。遠蒙收採。同僚展慶。舉族銜恩。竊以游宦者君子行道之方。薦賢者大臣報國之職。牽於勢利。則請託之風熾。人才所以或遺。銳於進取。則廉恥之節衰。風俗由之而敝。自媒自衒。甚哉妾婦之低顏。相忌相傾。鄙矣市廛之瑣態。賢不肖混然久矣。士大夫奚所望焉。會逢有道之辰。翕致得人之盛。據要津者既勤於推轂。沈下僚者。乃企於登門。上下惟道義之求。賢能爭功名之赴。如某者未有奇節。亡以逾人。雖微卓犖之才。漫養剛方之氣。文章小技。徒費精神。塵土微官。空縻歲月。撫鍾琴而浩歎。看杜鏡以增悲。此生無補於清時。至死有慚於造化。念孤寒之無地。雖搖尾而誰憐。恐富貴之逼人。每撫膺以自許。予之不遇。天也。道之將行。命與。殆非枉己以求知。偶亦因人而獲進。此蓋伏遇某官熙豐舊德。社稷元勳。推古人明俊之心。膺天子大僚之命。不以道義自高而兼收於片善。不以勳業自

大而俯取於微勞遂俾庸流亦叨清舉敢不惟勤涖職克愼持躬庶因華袞之褒少躡青雲之路不期人謝惟張安民之公心無負己知亦越石父之鄙意

代人謝李憲舉狀啓

讀書無效晚沐君恩游宦何堪復叨公舉自知其愧人指爲榮竊以道義、君子之本心功名、大夫之餘事求有道而得有命用則行而舍則藏此士大夫立己之方亦明天子育才之意苟惟山仰富貴芥視廉隅但知搖尾以乞憐不顧轉喉而觸諱雖兒童其必笑曾市井之弗如上負朝廷下辜民吏何以裨禮義之化何以致職業之修如某者潦倒儒生風塵俗吏遊詞場者二十載屢玷能書登仕路者三四年每虞官謗簿書堆積獄訟紛拏惟恤爲心擬副成湯之網持平有法敢私于氏之門不獲三釜以及親尚賴一經而教子星星白髮強陪新進之遊冉冉紅塵時引故山之夢豈期賢者不廢朽人輒令樗散之餘亦被袞褒之賜此蓋伏遇某官家傳相業天賦英才富貴功名蚤遇風雲之會文章翰墨久騰珠玉之光爰自攬轡以來每以搜才爲念雖如某者亦寘門闌敢不克愼猷爲祗承教約少惜桑榆之景益堅冰檗之誠顧父子之庸才並蒙收錄仰邱山之重德當誓糜捐

上何右丞書

某嘗謂紀綱之壞政教之敝風俗之衰號令賞罰之不信人才之卑弱皆上之人舉措設施徒采虛名不究實效學士大夫企戀官爵不能諫止乃復阿擁而從之日馳月騖浸以至此幸而早悟尚可復救不爾

有不可勝言者。前日之勢是也。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成烈。載於書。詠於詩。復見於傳記。雖豐隆炳耀若日星然。至今光芒不替。而其事甚簡易。近人情。切物理。天下可以共行。萬世可以常守。初無高誕荒邈不可企望之迹。周衰。私智橫議者出。此道墮地。漢興。力扶而興之。漢末復墮。歷魏歷晉歷陳歷隋。莫能舉。至唐力扶而舉之。唐末接乎五代。則亡矣。不特墮地而已也。天厭喪亂。眷命有德。藝祖以勇智之資。不世出之才。祛迷援溺。整皇綱於既紛。續道統於已絕。其創法立制。不以某事堯舜三代常爲之而必行。某事晉宋齊梁嘗爲之而必去。務合人心。趨於至治。逮仁宗之纘承。持以勤儉。鎮以清靜。撫以忠厚。仁愛百官守職。四民安業。戎馬無犯邊之警。日月風雨無薄蝕變怪之象。邱嶽川瀆昆蟲草木無頹涸夭死之禍。黃童白叟涵泳太平。超超乎周成康漢文景唐太宗之時矣。得如曹參者守之。而治術有衰替邪。熙豐間。王安石以辯詐之才。搖神考之聽。假先王之道。行商鞅之術。乃取祖宗良法美意。變弄求新。廟堂紛爭。道路竊議。骨鯁大臣如文彥博、韓琦、司馬光之徒。亦莫能回其說。於是銓新進小生數十輩之附己者。行新法於天下。又出己意作三經新義字說。以困天下英豪之氣。自崇甯初。蔡京用事。嚴讒而確守之。其有言新法不便者。目爲姦黨。有外新義字說之學者。目爲邪說。小則削職貶秩。大則走瘴嶺鋼海島。一時耆舊嘗與之爭者。零落既盡。而後生自兒時誦習王氏之文。以浸以漬。莫有悟其非者。及入仕則以波靡已熟之學。行久安不復疑之法。雖間有挺然特立之士。欲破拘攣之議。少出自得之見。而朋儕已笑嫉之。況呵禁在前。復有甚可畏者邪。嗚呼痛哉。新法行而天下之膏血盡矣。新義字說行而天下之心術壞矣。夫人君

之所以治天下以有民所以共治以有士今也擯厭困折之如此紀綱安得而不壞政教安得而不敝風俗安得而不衰號令賞罰安得而信人才安得而不卑弱頃者金人渝盟直抵闕下廟堂之上錯愕相顧懦將疲兵望敵輒北不得已遣使議和索甲與乙曾不假借金帛寶玩公私爲之兩貧又割三鎮以屬其請整軍而還所過劫掠一不敢與之校國勢孤殘皇威不揚社稷幾危觀所由來王安石搆其根蔡京翦其葉新法之便不便到此不可誣也上皇比下詔曰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與廢拘於紀年追惟已愆悔之何及終云並依祖宗之法蓋悔行新法之過也主上卽位體上皇之詔念覆車之戒招徠俊傑列置左右蓋欲一新宇宙再造太平如徐太宰以人言用吳少宰李樞密以册立之功用耿門下以舊人用聞閣下與唐中書許樞密以三鎮不當割力言當用兵都俞廟堂極一時之選天下企然望除數十年之宿弊復祖宗之法有日矣而宿弊未盡除祖宗之法未盡復不能無疑某竊謂外人疏淺不審朝廷之意妄爲此云云也然世之病者方病時往往追恨向之嗜欲之過飲食寒燠之不節幸而少瘳則傲然忘之者多矣某於數公無一日之雅獨閣下任執法日常瞻履舄之光頃又嘗進拜於門下輒復袖書上謁願聞宿弊未盡除祖宗之法未盡復之說豈戎事方急未暇於此耶抑因時制宜有不必盡除盡復者邪茲事甚大國家之休戚是係而某輒慮焉誠爲過矣雖然古人有樵夫談王道畎畝不忘君之論此亦士大夫之職也閣下毋以爲僭試與之語恐有取萬一焉

上聶尹書

某竊謂教化不綱士氣刓缺至此極矣蓋自崇觀以來士大夫習尚王安石拘忌軟熟之學目濡耳染日改月化浸久浸陋莫有悟其非者故一切務爲躁競而廉靖者寡務爲阿佞而堅正者寡務爲苛刻而仁厚者寡務爲緘默而慷慨論事者寡間有英特秀邁之士挾負天稟高自標擢不牽於楚咻不畏於蜀吠而欲追附古人前輩之列又不過盜蘇子瞻黃魯直等一時游戲之語稍加翦飾爲文采耳搖麈清談無裨世務其有勤職事者笑爲俗吏論兵刑者指爲不祥及朝廷利害則掩耳流汗必以爲狂爲癡上下相襲遠近一軌晉之虛曠唐之浮夸兼而有之人才荒落風俗頹靡如人之表肥而不知其中無足恃也使之遇大難當大任決大策建大勳蔑有濟矣故屬者金人渝盟直薄城下廟堂無良謀疆埸無善戰生靈屠戮枕藉千里金帛寶玉嶽峙川流婦人女子飲泣北邁又增歲賜割三鎮以塡谿壑之欲而索未已也國有人焉其至是乎雖然當諸國分裂時而齊猶有管仲燕猶有樂毅趙猶有廉頗李牧以扞強敵以扶弱緒而謂今日全無人哉是必或伏於山林或屈於州縣或廢於罪譴或見忌於朝廷顧簡拔之何如耳恭惟閣下以典贍之文踔英雄之骰以強敏之才篤功名之位曩職教事於相而某洛人也竊聞瓌奇之譽比到都下歲未及閏而閣下已參從列矣旋尹京兆以忤權貴被斥識者高之今茲復來人爭先覩屬太學生陳東以伏闕負謗甚危而閣下力救之夫一太學生至微也而言路之通塞是係君子小人之勝負是係宗廟社稷之安危是係故人喜陳東之敢言重閣下之肯助也頃嘗傳閣下有不次之除或者笑曰此公才譽太盛人必忌之既而止還奮物雖彈壓之任需神明之斷天子委屬勿以資屈爲嫌而外議

云云猶謂忌者爲之也前所謂伏於山林屈於州縣廢於罪譴者不可概舉而見忌於朝廷者閣下之謂也今國勢不競正人才是急某輩嶷賤寡助既不得騁矣如閣下者又復如此將何覬乎儻以其言有情試召而與之語恐有取萬一焉

上吳少宰書

某竊謂公道不行久矣賢俊老於孤寒僻祿私於權貴雍容軒陛者顧乳臭之未除翱翔臺館者曾丁字之不識假苞苴以爲進用之階佞宦寺而無廉恥之節如此之輩穢我周行凡有識知莫不嗟恨間有剛方純懿端亮恢達英特之士才堪世用德符人望勢冷援薄影沈聲匿或廢於林泉或落於州縣或陷於黨與或詿於典刑或委於空閑冗散無用之地翦剔松筠珍倘蒿棘吁可歎哉比者金人入境中外騷然國勢刓敝皇威不揚上皇憂之日召廷臣咨求至計往往杜口結舌流汗相顧惟閣下首決大策援立聖明離位中天萬物咸覩固足以慰生靈之望挫敵人之氣傳國家億萬世無疆之休矣天子慨然登閣下於揆路蓋欲整頓朝綱收還威柄疏煩擾之令捐苛刻之政斟酌祖宗休德以惠元元則夫近參獻納遠扞邊陲或觀風於一路或專對於四方以至臺省寺監之司都縣之職尚多曠乏豈不以人才爲急某河朔之鄙咀嚼經史組織文章積有日矣牽絲之始作尉北門抗塵走俗殆非夙志側聞皇家廣張科目鉤致豪英遂耘舊業復試有司持衡者過謂某文無近時襲蹈衰苶之氣擢寘選首即蒙朝廷以儒館處之未幾以道經窠闕罷其初得之不以勢不以財不以親戚故舊其罷之也又不以罪待命半年未蒙收錄

雙親垂白。二兄三弟。既有婦又有子矣。血屬二百指。朝夕嗷嗷。曾不得一飽。雖非前所謂松筠之比者。其術業智慮豈全落衆人之後。伏遇妖氛弭戢。朝路光明。公道復行。人才輩出。而貪庸險佞者。鋤汰不暇。素負卓犖之行。忠鯁之稱者。雖困躓埃塵。謫伏煙瘴。汲取湔用。靡聞虛日。此某所以撫膺自訴。不卜而前也。惟覬閣下博采輿論。俯照羈蹤。無使一夫有失所之嗟。四海有不滿之望。實寒士之幸。

上李樞密書

某嘗謂君子小人之質。如南北之方。如水火之性。如中國四裔之風俗。非教化所能遷。爵賞刑罰所能革。故前智而後愚。初賢而後繆。古人弗信也。舜之時有八元八凱。又有四凶。特其善者十六。惡者四耳。夫舜之教化亦明矣。爵賞刑威亦審矣。終不能使四凶與元凱並而流放竄殛隨之。甚哉小人不可以爲君子也。君子深閎醇懿。端雅精嚴。小人矜露險賊。傲佞狂逆。君子以社稷蒼生爲計。小人惟一身之是謀。君子以防微杜漸爲圖。小人惟苟安之是溺。君子以天下後世爲心。小人惟目前之是務。君子一措慮一發言。惟恐不合人心。不當事理。持節義以競競。守聲名之皎皎。而小人一切不顧也。故用君子。天下日入於治。用小人。則隳壞缺落。卒至於不可復救。君子小人之不同也如此。而自古人君孰不欲興治而除亂。崇君子而黜小人。然擯斥誅夷。每及於君子。而穹位濃祿。每加於小人。考之信史。十傳而九。豈君子剛方爲難用。而小人柔佞爲易入也耶。閣下負逸羣之才。薄世祿之寵。雍容學校。每居俊造之先。其拾高第履華途。固所合得也。宣和初。水厄京城。不知所自。上天譴告。有識輿嗟。宰執畏縮而不敢言。臺諫緘默而不敢論。

庶官百執事又以爲非我之職。獨閣下抗章敷奏。以忤旨獲罪。天下雜然稱曰。此鳳鳴朝陽之舉也。流水壅而益湍。嘉穀耘而愈茂。今茲再用。朝野慰望。故金人渝盟。中外震駭。多士在廷。憤汗無語。閣下與少宰吳公。同決大策。輔立聖明。以係生靈之望。以激士卒之心。以挫敵兵之銳。以扶宗社之休。未幾。氛埃澄息。宇宙廓清。使天下復有太平之漸。豈非大有爲之明效哉。夫君子小人各以其類進。一君子用。天下欣然相賀。非賀君子也。賀天下也。一小人用。天下戚然相懟。非懟小人也。懟天下也。閣下入政府才數月。而素有正直之操。忠讜之譽者。于于焉而來矣。某北方之寒士。平昔仰古人前輩之風。佩父兄師友之訓。雖不敢輒以君子自期。幸不爲小人之歸。頃嘗中有司選。備員學官。尋即坐罷。日淺位卑。不克攄展。故志氣尙鬱於方寸之地。而譽望不出乎學校朋友之間。朝廷未必盡知之。罷任半年。不蒙采取。雙親垂白。日有凍飢之慮。是以不暇趨權貴求售於道側也。況今國家多事。聖主側席。惟人才是急。如某者恐不在棄捐之數。儻未以爲然。試與之語而進退之。

送閻邱時舉序

部使者之薦賢也。有公有私。而其得之也。有榮有辱。余嘗評之。有狃於勢而薦之者。有啗以利而薦之者。有悅以諂諛。迫以親舊而薦之者。其薦之也。私也。非公也。其得之也。辱也。非榮也。非此族也。其薦之也。非私也。公也。其得之也。非辱也。榮也。閻邱時舉之宰元城也。恩威並隆。而民以畏愛應之。令行法舉。百里帖然。父老莫不加意爲禮。未知與魯恭、卓茂輩孰伯孰仲。部使者能之。辟爲屬吏。將倚賴焉。猶以爲未盡其

才而效未侈也。乃薦於朝。然則其薦之也。非狃於勢者也。非啗以利者也。非悅以諂諛而迫以親舊者也。可謂公矣。而公之被是薦也。可謂榮矣。明天子在上。躬側席之勤。切切然以人才爲念。而二三執政又能體上意。招延英彥而峻處之。公聲名溢宇宙。計諸公爭欲得之門下。其亦愼所擇哉。異日之榮。固又有大者焉。予於是乎序之。亦奚以愧。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大易既判。萬象乃滋。奠之爲天地。運之爲四時。照之爲日月。尊之爲富貴。體之爲聖人。神而藏之爲蓍龜。至理所存。各擅其大。何以言之。揭衆妙於太虛。敷萬形於厚載。仰觀俯察。上下同流。法象孰大於是。故曰莫大乎天地。春至矣。夏仍之。即華而秀。秋至矣。冬仍之。即斂而冥。一化無際。萬古不停。變通孰大於是。故曰莫大乎四時。凝至精以斡陰陽之機。闡妙用以周晝夜之度。飛光馳耀。宇宙生白。縣象著明。孰大於是。故曰莫大乎日月。天地也。四時也。日月也。道之在天者也。一隳域中。必有其位。富貴者其位也。必以其人。聖人者其人也。又必資之神物。蓍龜者其神物也。有道者視富與貧等。貴與賤等。蓋嘗指以爲浮雲矣。而此乃言於聖人之先者。惟富可以致大利。惟貴可以操至權。富貴也者。聖人所以行道之器也。而可少乎。而可弗尙乎。故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凡自然而可用者。物也。加飾焉而用之者。器也。備物致用。嫌於未盡也。故又立成器以爲天下利。經言舟楫弧矢之類是也。百工之事。智者作。巧者述。非必聖人也。而聖人爲

大故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蹟雖祕猶可取也故探之隱則未見有非探之所能得者故云索深雖奥猶可及也故鉤之遠則相絕有非鉤之所能至者故云致夫蓍龜而若此則既神矣決災祥於善惡之先審禍福於倚伏之表天下之吉凶豈容有不定背惡而向善避禍而就福天下之亹亹豈容有不成故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雖然聖人觀天地之宜順四時之序考日月之行又有位焉足以設施吾道亦云至矣而必終之以蓍龜者禍福吉凶與民同患茲誠不可廢也後世腐儒識趣猥陋嘗不見道遂斥易爲卜筮之書嗚呼惜哉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著於簡册謂之書發於辯說謂之言蘊於思慮謂之意書不盡言以言滋衍而難窮也言不盡意以意祕密而難達也雖然聖人著書立說所以揭示妙道流於萬世端爲夫昧昧者設也而吾之意不盡奚益故孔子自設問曰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言有可見之理如下文所敍云心有所感而意生焉意有所麗而情僞分焉言又敷意而昭情僞者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立象以盡意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故設卦以盡情僞以卦象示人猶慮人之弗曉也又爲之繫辭以盡吾所欲言者也此易之爲書也其所以爲書則有無窮之用不測之機變而通之以盡利則無窮之用也鼓之舞之以盡神則不測之機也利猶有所利也神則利之而不庸故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今夫語易而至於神亦至矣豈書言所能域者故孔子首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望學者儲精方寸直造自得處且以爲信書而守陳

言者之戒也

巢烏說

有烏曰烏者。以羣聚而架巢庭之樹有日矣。予室其下。伺之甚熟。其勤者巢始基。而惰者憚取薪之艱。每視勤者之往也而攘焉。旋取旋失而巢不就。勤者病之。或雄或雌。似陰約其一讙之而後往。前惰者衆脅之不已。而讙者力不勝。乃遁迨相呼而至也。而巢虛矣。其復巢之而攘之也。亦然。其它巢者之相攘也。亦然。其惰者所據。後爲尤惰者之攘之也。亦然。日夜飛噪。環遶其上不歇。其飛也似相搏。其噪也似相詬。其環遶也似相追。嗚呼。毛翮爪吻之物。非若人之勇力也。謀詐也。而且若是。則夫人之宅顯位處高爵而欲免乎忌奪傾失。難矣哉。難矣哉。

歙硯銘

受水也不富。似吾量取墨也不銳。似吾材。其重也不能隨人以偕行。似吾游宦之不巧。其頑也不肯因時而少變。似吾處世之不回。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尹和靖集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